台學統

台學統卷四十三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三十一　明儒別派上　姚江王氏學派上

副使應原忠先生良　金克厚

明史儒林錢德洪傳應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進士官編修守仁在吏部良學焉親老歸養講學山中者將十年嘉靖初還任伏闕爭大禮廷杖張璁黜翰林爲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謝病歸卒

姚江淵源錄先生名良字原忠浙江仙居人與金克厚

同師陽明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伏闕諫大禮逮獄子
杖能發明師訓以淑來學稱王門高第弟子

郎中金竹峰先生克厚附

姚江淵源錄金克厚仙居人與同邑應良師事王文成
刻志問學壬午海日翁卒文成使門人子弟紀其喪因
材分任先生得監廚未幾連舉進士語人曰我學得司
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其善學如此按先生嘉靖元年壬午舉人明年成進士任郎中以廉潔稱早卒

應方伯良墓誌 安福鄒守益 康熙僊居縣志

嘉靖己酉冬十二月十二日僊居南洲應公卒于正寢
逾年以倭寇奔軼諸孤等奉葬于南溪先塋之右甲寅

木等以狀徵於林州守元倫丙辰門人景山李僉憲一
瀚以銘告於守益守益與公登第同公宅繼母憂守益
侍先大夫疾其南歸同逾十二年今上紹統北上其入
史局同守益下獄謫公杖闕下其得罪同公參廣西迂
道訪山中握手道平生甚洽嘗約升天台訪公而遂成
隔世矣謹收淚銘之以洩予哀應氏徙僊居西山自諱
翁之始曾大父文正大父宗儒以農爲業大母陳以節
旌閭父愼齋翁昌讀書有孝行任分宜縣典史有惠政
鄉賢名宦並崇祀焉公諱良字元忠別號南洲聰睿不
羣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就外傅搏誦經史雖瘡甚粘
於席罔廢業父憐之戒勿讀俟外出誦不輟且能通大

意十三入郡庠自勵號舍中清淡不堪每至忠孝節義事輒憤激若身當之及成進士避逆瑾引疾歸比讀中祕書友甘泉陽明二先生既有得折節執弟子禮與四方豪傑倡學論政務見諸實功既歸從游者日衆率隨才就之鄭少谷自閩來訪與應石門黃久菴大雪聚講巾山顧東橋爲郡守作玉輝堂以紀其盛御史朱君節吳君華陳君察交薦之與呂涇野湛甘泉同刻愼齋翁促其行授編修得封父如其官而母許氏孫氏俱太孺人時大禮議起桂見山素厚公欲招爲助謝不往卒隨衆受杖瀕危困始甦奉冊封唐王及妃賻贈無所受中途兩告病不允尋聞父訃徒跣奔歸執禮謹甚服闋歷

山東副使督學政時毀像沙汰之例行處之各得其方闡明師教以身爲率士心日悅以積勞成疾上疏乞休撫按暨銓部交留之至有德望老成樹揭標幟風厲一方之褒逾二年陞河南參政尋調廣西以督糧餉察邊務爲職葢有謗言矣公論量田賑荒諸事暨阻創狼寨立打手營侃然自持至今惠於民而權勢朋謀𠻳之故雖陟廣東竟以罷輒歸郡給事宗鎧上疏稱冤極論黨同伐異之蠹格于例不報公處之怡然立祠宇輯家譜以孝弟爲子姓先朔望宴享斬斬成一家規尤不忘民瘼遇旱躬歷巖巘祈禱多應歲凶力言郡邑奏荒賑恤鄉人賴之而無或干以私待宗族有恩以進士坊價買

田三十畝分佃族之貧者而不收其稅公美鬚髯善談吐慷慨超物表別時之忠佞若涇渭與人交傾竭肺腑竟日忘去聞一善必揚之後或負所聞不爲悔閒居小樓披閱古今或瞑目靜坐夜半或披衣索燭劇飲浩歌人以爲異而自得逌如也年逾七十矣猶冒山谿拜誠意伯祠下爲贊以表夙志董郡守廉其食貧欲厚賻之飄然拒謝而歸其自奉麤衣糲食終其身不變所著述梓行有孝經正誤顏氏家訓海道經聞善錄闡微錄旌忠錄訂正魯齋遺書遜志齋集西山應氏家乘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張氏東郭翁琦之女察于諸生而歸之子男四本太學生先公歿次木材穀皆邑庠生克嗣

嘉業堂刊

公之志女三適太學生黃承道邑庠生朱雀顧義根孫男七煒炅夔燾猷焞焯炅邑庠生女一尙幼景山莅吾邑守己愛民不媿師友玆復篤於存沒惻惻圖永懿行則公之敎學其有徵云

雜錄

贈別應元忠吉士序　增城湛若水元明撰　甘泉集

斯道喪而友誼之廢也久矣自予抱此志以求於天下天下非無愛予者而獨寡予助者也正德丙寅始得吾陽明王子者於京師因以得曰仁徐子者辛未因陽明得吾仙居應子者又得吾武城王子者日夕相與論議於京邸王子於吾言無所不悅應子者忠信而篤學其

於吾與陽明也始而疑中而信以固非苟信也夫觀道
者如觀星矣一人指之不若十人指之之明也濟道者
如濟舟矣一人操之不若十人操之之易也壬申春予
奉使南行而應子歸奔乃與俱焉過畏途歷艱險憂悲
愉佚而予莫應子違予登金山泛太湖臨虎邱訪吳下
而應子莫予棄應子者實以自信而虛以相受予間與
論充塞流行之理感通往來之機乃略去支離而一歸
統會而又見子之於應子應子於予兩相得而莫相逆
也幾矣夫觀穹天者以一隙可謂之明而不可謂之天
觀滄海者以一勺可謂之水而不可謂之海世固有獨
立物表渾天地以爲徒包滄海以爲量以遊於無窮者

此又何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非明於道者其孰能識之中庸者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賢知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小用其心者也夫過用與小用其心之不足與知道故必有用而不用之機睹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得斯道之大全應子曰然遂再拜而別

舟泊梁家莊與應原忠語　湛若水　甘泉集

萬物宇宙間混沌同一氣充塞與流行其體實無二就中有粲然即一為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別求臂逝川及鳶魚昭昭已明示我心苟不蔽安能出於是知止乃有定動靜原非異見之即渾化是名為上智其次在敬

養敬有爲心累勿忘以勿助其機極簡易嗟彼世間儒
憧憧起私意自然本無爲廓之配天地

與黃宗賢論牽制文義書十癸酉　王守仁　陽明文鈔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
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
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
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辨當
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
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
每因己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
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遺書

南洲應先生文集序

仙居吳時來惟修撰

汶上郭黃涯子起爲浙江左轄也旣問省事乃檄僊居求南洲應先生文集梓之紫薇堂將以行於遠云集凡若干卷先生之叔子材以黃涯子意謁來謂來爲先生後進知先生宜悉屬之序先生歿殆二十餘載矣來懼其遺文散佚也曾謀之李景山子林介山子二子盍嘗有志於是役矣而業未就今黃涯子來集用告竣豈非彰美傳盛有待而然歟先生諱良字元忠少有異質十歲能屬文每出語輒驚其長老旣舉正德戊辰會試因劉瑾擅國事避歸至辛未乃赴廷試被選爲庶吉士讀

中祕書先生性既敏又陟館職益博墳籍考證期斷國謀以贊聖謨行其平生比因親老告養家居十載屢徵弗起又師事湛甘泉王陽明二氏尙論古人折衷所學當是時聲譽益籍甚也嘉靖初廹於新命先生亦思以所負見之行事值廟堂議禮持論不合亡何出爲山東督學副使陞廣西參政齋表上京師宰執張桂二老稔知先生者欲招致之密喻意曰北司成正以遲公先生正色曰朝廷官爵未可輕以許人乃陞廣東右布政未幾而言者抵以他事遂歸前後在官不及十年也夫先生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陵轢奮迅之氣稍斂抑即合轍可立致乃先生之意不出於是自雄其才

不難於慕古之人其視天下事亦無不可自我爲之者方其養志山中也寧耿介以厲守退靜以俟時砥節不渝將以身爲士人正鵠其出也又肯戚施籧篨以圖尋尺功名耶卒乃骫髀寡耦厭抑以退希情振古之英不勝委瑣之議此世之所爲先生惜而先生之所遯世不悔者也既歸讀書灌園不涉世事間或被酒任倨人遂以先生曠僚落魄若有所未平者不知先生才高意廣睥睨世人無足以當其意而人之視之亦自茫然卻顧要其中無他腸意合志同卽傾倒無間又豈以得失爲詘信耶先生故善先贈君奉菴先生來童時侍左右嘗見先生銜杯論文高談闊辯英氣奮發窮夜達旦叩之

而應時或對客揮毫無所假下筆立就壯思奇義滔
滔然如泉湧不休也與人尺牘數語奇絕令惜其集中
不盡載所載者大都理足氣贍體高意正歸之適理道
明世務規來世絕無偎娟之習粉澤之飾其視專門組
織掠取於人而離其本蔑不爲之矣故讀先生之文而
其人品亦略可考而知也來也豈不聽獨能嚮往前輩
苦志問學實覗先生而興起焉其意謂夫不爲先生不
止也即令業以不成而棄去之見他人有作亦且退舍
何況先生藝苑先驅又敢伸筆評定哉獨以先生立朝
立身大節偉然其未盡而可傳者不啻以其文爲已也
故爲次其所慨慕者如此景山往矣其持是以質之黃

涯子介山子儻以余為知言其相與推而明之毋俾偉志奇節泯泯無傳也李子名一瀚林子名應麒先生盥其才以其弟之女女之郭子名朝賓先生為學使拔之未遇之時者也眞具心嫩行不負所期茲役也傳美篤舊兩有益于世風并書之

遺文

議大禮疏 稍節

臣觀往者廷臣議定追尊興獻帝典禮詔行天下情文備至近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復倡異論致聖心疑二莫知適從下禮部再議荷蒙洞察悃誠不為邪議所惑批答有云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斯言一出

中外歡呼以爲聖人以義制情可以爲萬世法近聞衆
議未安行取桂萼等來京大小臣工惶惑莫措竊恐主
德未和百事罔度宮闈由是閒隙上下由是猜疑有傷
治化爲禍不小臣等備員微臣義均體國不識忌諱昧
死上陳仰干天聽今之爲議者有二禮官之義欲考孝
宗爲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後者有拂皇
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未從之意此國論所
以難斷而大禮所以未定也葢諸臣所議皆據禮經爲
人後之禮與宣帝光武濮王之議皇上必以爲今日之
事有不相類尙欲博求故典以爲定論臣等竊謂禮文
有未備者不必強以爲同人情有未安者不敢據以爲

是程子曰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正皇上入繼之明徵也所謂繼祖之說豈必卽是以孫爲子棻按繼祖之祖乃太祖也繼祖之宗絕則所後者乃宗子也此似微誤中間亦須有父而後祖不爲絕憲宗祖也武宗繼祖之宗絕於皇上爲兄不可以爲父與獻帝終身臣服萬無越孝宗而直繼憲宗之禮皇上不得而父古今未有無父之廟不考孝宗而誰考哉是皇上以長子入繼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宗之大宗不絕此則所謂以義起禮者也臣愚以爲今日議禮者當日旣以義起爲禮始卽當以義起爲禮終皇上盡從禮官初請斷以大義不顧私親於大宗正統斯爲

得宜若力主二三小臣之說以興獻帝爲考追改孝宗爲別稱則當武宗上賓之時大位猶虛上有昭聖皇太后爲天下母逾十六年遵祖訓與遺詔二三大臣贊謀迎皇上爲之後又三年矣孝養恩慈中外頌美一旦別有所稱雖皇上有難言也昭聖皇太后之心未得自安孝宗武宗之靈其何以慰也聖明淵默之下必自得之臣等以爲義起之禮惟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今之爭論不決所重者只爲父子之名考孝宗則興獻帝無他子考興獻帝則武宗奄棄孝宗絕矣非皇上爲之子更無可繼之望興獻帝有皇弟在後宮儲祥子孫千億他日以支子入封主祀興獻帝固始封之祖與九

廟同其世享矣獨於名稱之閒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耳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太祖高皇帝聖人也兄終弟及儀禮未聞棻按公羊莊三十二年傳魯一生一及何休解詁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又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之位謂之及是此語始見公羊傳儀禮喪服無之也祖訓所載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也五服圖下有曰凡男爲人後者爲本生屬親孝服皆降一等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所後者固名父母本生者亦名父母葢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與所後父母有別而猶存一本之義也至於妻爲夫族服圖下有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舅姑服大功舅姑之名猶不之變父母之名可以例推或者疑於二父之名按禮文律文有同居繼

父不同居繼父未妨一本之義兩統二父之疑庶幾可釋矣仰惟皇上既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而入繼大統卽可以聖祖律文爲法而定禮擬名於孝宗稱皇考於興獻帝稱本生考或加美諡如孔子之父曰啟聖所後本生降殺輕重釐然自別矣至於別廟之說實踵哀帝之失他日立後將毀之乎將存之乎萬世永祀將從太祖爲繼統乎從別廟爲繼嗣乎伏望皇上必審於詢謀毋惑於邪說不爲目前之快意以犯後世之公議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天下非重天倫非輕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兼全而無失矣

按此疏據大明律以定本生之稱其說最善非諸臣

所及也

賀熊大廵平寇序

嘉靖己丑十月劇盜起山東至相牽部伍署號揭旗殺官卒支解殉衆肆掠境內時大蝗饑礦徒暴客翕翕扇動齊地大震維時監察御史磨溪熊公奉命按茲土至方越月歎曰是將爲國深患不惟東方憂亟疏以聞迺博謀密斷檄羣僚授方略誓必撲滅毋逸出境士旣振厲賊乘新鋭索戰屢敗遂擒渠魁戮羣醜購捕餘黨山東悉平先是廟堂議以熊御史必稱委任宜遂委之報可已而捷至上大嘉悅出內帑金二十兩文綺四表裏以賜于是侍郎竹澗潘公都御史梅谷劉公曁藩臬諸

君子交賀且爲若詩昭厥功見廟算之明而歎上以禮使臣之厚也艮嘗備員太史後宜敘次其事夫惟成天下之務者莫大乎豫昔正德辛未盜起近甸毒徧中原流漫荆楚大江之南至屢命將集邊兵竭轉輸歴三載甫定而國家元氣自此大耗則以不豫故耳向使當事者圖漸於微逆折其萌宜不若是烈然則今者山東之舉賢於百萬師遠甚天子軫念元元若恫瘝乃身蚤夜思得才節大臣柄秉國均指日膺簡召入贊內謨公必能以豫於山東者爲天下豫天下不足平也

按明史本紀此年無兵燹山東土寇旋起旋滅故紀不載耳

贈都憲瓊山唐公序

國朝建制閫於南贛以都御史莅之其敕曰提督軍務遡漢唐宋及元未始有也葢歷代之制南服也曰交廣曰五管亦曰嶺南東西道曰江西曰福建曰京西湖北湖南沿革非一今亦因之其在南贛諸境則不過列郡縣分治而統於附近諸藩疆域既殊風氣迥異聲勢靡接事變易生譬如魁梧膚碩之人要領弱而神氣亦衰是以漢世有南越閩越之征唐末有湖南南漢之僭非特時變形勢然也夫南贛僻壤非同都會然而據上游控嶺海處江閩楚粵之交崇崖絕壑延袤數千里蠻酋雜種錯居其間獷獪亡命羣竄蟻附苞櫱既固巢穴愈

深時平則劫上流有事則首亂階此制闖之設所以威不軌而銷未形合衆輻而歸一轂漢唐之英有遺策焉耳故正德季年桶岡諸寨既平聲威益重逆藩憚而不發發而遂擒實藉上游之重上初龍潛深知其事尤難其人今年夏以廣西左轄瓊山唐公爲副都御史莅之藩臬羣僚得人是賀艮早辱教邇來佐公與處益久僚友以菘高贈言見屬雖不文弗獲辭夫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世以爲名言司馬文正公善論治者亦於上前稱之其果然乎否耶治法治人必兼得文正蓋有激云爾我聖祖損益六典以定官制治法粲然冠絕千古列聖因之復於南贛開府以制四省而奠南邦萬世不易之

定制也故雖三邊之總制其設有時南贛之督府永永不廢況得人如公海南人才儗倫上國邱文莊葢世人豪謀王斷國具見大學衍義補一書而世以博聞重之非通論也唐公於文莊嫓娙也少負材名首鄉薦魁禮闈高居養志且二十年既而𣪺歴中外最著於滇南廣右開𩔖者安古田反側化寇戎爲赤子不費一錢不發一兵有仁者之功其他正名分抑僥倖數大端表表甚偉所謂治人者非邪然則上所以大用公公所以報上者皆可知矣

遺詩錄二首

送楊石翁致仕

社稷安危昔寄公衮衣信宿暫留東雲龍共慶千年會河漢遥憐一水通數篋圖書行色壯九天雨露聖恩隆瓊樓玉宇從兹遠猶恐清寒入夢中

三月晦日同湛甘泉顧未齋鄭少谷遊湖上作

相將一葉逐鷗浮細柳新蒲綰客愁九十韶光行已盡惜春聊共作春遊

送金宏載令六合序　應大猷　容菴集

余友金宏載氏尚志砥行維裕以學而困于科舉之學有年矣既聞陽明先生之爲聖賢之學也而往事之篤信力行若賈之攢貨水之趨壑也越明年而舉於鄉又明年而舉進士其氣貌凝然有立而其中益充然有得

也其不知者曰陽明之學之利于科目也如是其知之者曰陽明之能以善及人之速也如是予曰否陽明猶夫教諸人者也宏載猶夫學陽明者也譬之種藝其種美其地沃及其時而播種之而培植灌漑之則勃然生矣陽明固善樹藝者矣其能變不美之種毛不沃之地也乃東南阻饑愼厥守令而宏載得六合過余曰民將槁矣將安所生之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四時行而百物生斯之爲大造而人之所以爲生意者也宏載生意具足而以陽明之學播種之培植灌漑之其有勿生生者乎故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其豈以塊守此心爲足以了天下之事夫亦以生意之

不容以自已焉耳充是意也雖家四極體萬有不見其不足也而矣一邑之虞也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無是心而有是政猶之插花於瓶越宿而萎否則雕繪之花焉耳有是心而無是政猶之襲中之樹高不踰尺否則蟠結之樹焉耳是故生意欲足地步欲寬條理欲密而生生斯不息矣宏載往哉六合其更生哉

巡撫石玉溪先生簡

兩浙名賢錄石簡字廉伯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餘干縣知縣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權要銜之僅轉刑部陝西司郎中

改南京吏部文選郎出知廣東高州府高州當猺賊焚
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以才調直隸
安慶府歸塗遇盜發其囊槖如洗盜嘖嘖去安慶地當
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
計省銀四萬兩刊爲令迄今不廢陞雲南兵備副使轉
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赫然時
五溪諸蠻四出刼掠攻勦弗克撫按以簡威望素著檄
委招撫簡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倒戈降無何以病乞
身歸久之以薦補山東左布政使晉雲南巡撫都御史
而沒簡平生忠信剛介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
貞志不回故莅職精明政績炳炳所得俸餘悉周親族

囊無餘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具棺斂蓋入官三十年而以貧終身如僩者不易見也

台州府志石僩字廉伯號玉溪寧海人父文彬弘治間貢授湖廣羅田訓導事父以孝聞僩登嘉靖癸未進士自幼篤學長從陽明先生游敦尚實行不驚口語初令餘干清愼公勤百廢具舉不諂事上官去之日有僉事某銜之以峻法鞫其庫役欲以枉法中僩其人引刀自刎寧死不忍誣公其服人心如此陞南京武選司主事轉刑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値考察一秉至公不徇權勢陞高州知府高故多盜僩至盜盡解鋭意撫摩興學省斂一郡大治逾年調安慶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

已安慶當水陸之衝供需無藝簡爲裁節歲省四萬餘金歷雲南湖廣山東藩臬巡撫雲南所至有聲以右布政徐樾輕入沅江邊地被害竟坐落職時論惜之生平制行高潔而心尤長厚不爲矯激自家食至歸休非公事不入公庭宦游三十年歷官十一任懸車時至賓客之資亦乏以供信爲天下清官云

浙江通志武功石簡字廉伯寧海人嘉靖進士授餘干縣知縣歷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猺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更安慶府陞雲南兵備副使接壤安南民苦山賊荼毒且險阻勢難征勦簡設計生擒二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地方以寧轉湖廣按察使陞貴

州左布政使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剿弗克撫按以簡威望檄委招撫遂單騎往諭以禍福悉皆投順改山東庫有餘銀悉資兵餉陞巡撫雲南卒 本獻徵錄

遺書

石氏家藏稾 見浙江通志今佚

遺詩 按寧海縣志所載文五篇詩七首俱不見佳今從三台詩錄存詩二首從三台文獻存文一篇

遊徐氏園席上呈文似山僉憲

金谷繁陰合重來散客愁池分星海碧路轉草堂幽把芰驚新序流觴憶舊遊臨風一延佇何處是滄洲

送張咸齋大尹西歸

滄海歌鴻雁中朝憶羽儀離居當暮景命棹復春期日

落芳洲晴花飛淑景移感懷多涕淚臨別灑征衣

遺文

遊白水洞天記　三台文獻六

越之東有老人焉生三年而瞽今餘六十年而一無所覩然慕四明白水之勝弗能留也持其子德淇往觀焉德淇偕徐子汝佩柴子鳴治與俱而吳應元氏亦在侍四子者皆陽明先生徒也白水去老人若千里山形嵌巋如豉中有洞如房驚瀑乘高布空秩秩如練容如振鷺聽如鳴玉入洞視之如珠簾然下有寒潭其受如容其靜如定其溢如去污其照而不入如鑑魚撥而溪雲流鳥囀而松濤冽真東南一偉觀也老人入四明寓於

南泉東泉二氏四子舞袖飄裾浩歌長歎不復有步涉之勞時天雨淬甚德洪懼白水道阻屐笠往視焉歸而誦諸老人老人恚曰兒固先我乎衆謝乃止明日雨霽清風載途山木有輝老人從行輿緣鳥道傴僂而升高德洪復陳某水某山之狀極諸幽遐而四子亦各來詔之老人冥然而會陶然而歌歌曰白雲一片應難埽素練千尋不可裁得騷人之巧次取杖簫而吹之聲繚繞出入於煙霞窅靄中飄飄乎不知天地之爲大而吾之爲小視之有餘而無所覩之不足也而四子與吳父亦忘歸焉今年秋德洪過白下語予且俾記其事客有聞而笑之者曰神雖無方幾不在目乎是處暗無弗明也

而謂有資焉是目且無功也而可乎蓋視之在心而視之竅在目見明暗者其竅也通晝夜者其心也故目有所不受而心無解否是故聖人以心視衆人以目視其下以視視以心視者盡物以目視者不接則弗見焉以視視者弗示則弗見焉盡物者鬬物而逐物者物於物是故觀於身而可知也客曰聖固廢目與資乎曰非是之謂也不廢目與資而視者聖人之所以同乎人也不恃目與資而善視者聖人之所以立於獨也今以不幸而弗存者歸諸同而以其幸存者擬諸獨無乃不可乎且客不聞舉掌而見天下居其室廬而視垣一方人俗傳以爲神而不知其本體之明有固然者弗思爾也且

視而弗見與行險而弗止曾是弗具目乎亦盍反其本矣老人嘗坎坷矣身存而弗辱嘗苦貧矣而恆自適精卜筮審音律杖簫有製雲夜有吟謂是弗明弗信也而又何疑焉若夫鑿大昏之牖開靈照之戶以覯頤於斯宇願相與圖之誠不知其不可容語塞因次之他日將有請焉老人諱蒙字希明姓錢氏別號心漁世爲餘姚人三世祖古訓與予高祖同年進士德洪號緒山早受易於老人登丙戌南宮上第以師心喪未仕云

貞士葉恆陽先生愼

方城遺獻葉愼字九修號恆陽牛橋人秋官鳳靈子王陽明先生門下士南衡陳祠部序其集

恆陽葉貞士墓誌銘十三　仙居林應麒必仁撰　介山稾略

貞士姓葉氏名愼字允修自號恆陽其先偃居小同人也五世祖諱成甫者娶于黃巖徙家雞鳴山生平陽知州士元知州生天銘又自雞鳴山遷于牛橋今其地俱析隸太平縣因著籍焉生哲號迂川迂川生刑部主事諱鳳靈號未一登宏治壬戌進士配陳氏以戊申正月二十日生貞士于牛橋貞士生十有餘歲而主事沒乘喪變羣侮蝟集鴟張貞士以幼弱處之裕然不遷不校識者咸稱主事有子矣比長補邑博士弟子員見時所爲舉業大都蕪爛破碎與六經指要離畔不合又見諸以舉業發身者往往營殖自私甚至決敗檢法亡忌心

醜鄙之笑書座右自儆曰莊生以讀書不悟者爲糟粕劉君亮以舉業爲大家食糟粕之糟粕若然亡怪其射利苟竊甚于穿窬也棄去從陽明先生於會稽得問良知之旨躍然曰是矣是矣聖人決可學而至也旣歸遍以其說語諸其鄉之人其鄉之人皆膠于舊聞聽而駭之相與指目呼貞士爲葉聖人云貞士不爲訝持之愈力時有以隨處體認天理爲教者又有以洗滌心垢爲教者貞士曰理非外鑠心本無垢其超悟自信類爾以故游陽明先生門者皆敬慕貞士人人自以爲不及也貞士讀書不求盡記然經涉省覽必得其宗詮所在性剛直肯面折人過然胸中無城府未嘗逆詐不喜飲酒

然對賓客輒忘匔居常以玩物詒多爲戒然學最精博亡論九流百氏之專門擅長者與之往復辯難雄譚元論飈發泉湧各撤底蘊使之愕眙傾聽神受心服乃已平生薄名譽爲文不蓄稾嘗云詩不理于性情雖逼眞二南猶爲淫辭又云訓詁辭章功業氣節皆吾道中事近世悉以此貿利達其設心慘于申韓孫吳絕滅人倫而不顧乃更捃摭羣言自稱著述期以欺世飾姦哀哉語在集中讀之令人悚然自失嘉靖甲子臘月庚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元配稠開任氏繼配路邊陳氏生子涵力學自樹將光大貞士之業再配下涇陳氏生子沆汴洽女二長適郜濱金昂次適冠嶼趙成杜滕生子二

泫先貞士卒孫男二宋仲女四將以乙丑臘月廿七日
葬于部瀆貫耕橋北涵以禮部主事南衡陳子名錫字元之臨海人所序論貞士遺集并涵自述事狀馳疏請于介山林
子曰先君幸嘗與予同學于陽明先生捨予微能知先
君心者乞銘諸幽林子手之泫然太息曰嗟乎由濂洛
來五百有餘歲而陽明先生出于絕學之後直指良知
示人如披積翳揭白日懸之中天一時聲應景從及門
者四三千人凡經指授罔不快心滿意自謂有得皆先
生精誠神化所感發耳今先生沒而儀刑遠同志散而
觀摩空各以習氣意見之私緣飾所聞爲工證匪心傳
談均耳食原情充類半同操戈入室之徒求白首斤斤

守其師說反躬實證終始不悖若貞士者詎多得哉藉
令貞士逢時致位以彼之志究施厥學所以加於上下
者必大副名實爲師門世道光乃使之隱約處困獨善
其身以死是可悲也雖然境無順逆心無生死惟知道
者一之貞士其復奚憾爲之銘曰
夕而可死以朝聞道矧伊貞士早徹厥妙日有孳孳年
將及耄乘化逍遙歸全元造身閟幽宮神光列曜流形
露生同彰至教以啟後人食天之報
遺詩　見方城遺獻三台詩錄僅一首耳
寄王龍溪侍御
鴻鴈雝雝風雪深南天愁思正難禁冰霜搖落芙蓉國

虎豹遲回薇蕨心秋水美人長在夢遐方落日晝常陰
桃花流水天台近悵望漁郎未賞音

遺集

恆陽山人詩集序　太平葉良佩　海峰堂前稾十三

曩歲予讀書嵩巖恆陽山人來過予于時杪秋之交月華清炯予與山人露坐中庭評次倘及應劉詩予顧視林木曰詩在風林山人領之已乃披蘿探古洞有風呌然自谿谺閒出山人忽曰詩在土囊之口予愕然驚聽也山人曰往予遊吳會建康所晤多高人勝士有謂吾曰能悟黃鍾得聲氣之元始可與言詩矣今年春山人將走衡嶽放終南因盡出所爲詩曰勵志稾者視予使

評之予曰天地間有文章兩部散與人人顧世俗弗之省識爾一部在觀閣明堂百司庶府一部在名山秀川山人曰何謂觀閣明堂部曰天球在觀河圖在閣周敦殷彝在明堂國之憲章在百司庶府山人俛而笑予曰子何笑曰然則名山秀川部我知之矣曰子知爲何曰爲金膏爲水碧爲丹砂空青予曰山人好遊所過多名山秀川金碧之氣服食盎久故能易子胃腸暈血以爲山人之詩予嘗竊窺兩都矣天球河圖敦彝憲章往往根撥吾耳目也顧獨未見屈三閭司馬子長其人爾山人行矣儻於嶽瀆間遇之爲我謝曰楚史倚相之所讀以及禹穴千有餘歲之所藏皆爲三閭子長搜抉殆盡

海峰生晚假假焉無所於取矣山人某名字允脩與予同縣且同宗云

同知林介山先生應麒

浙江通志介節林應麒字必仁嘉靖進士授吳縣令吳多豪右爲民患應麒下車輒收訊之會御史荀汝安按郡應麒晉謁荀端坐不爲禮應麒徑長揖出豪右乘間誣之遂被劾已而除國學博士調金谿令尋陞惠州府同知其令金谿時爲鄭剛使世威屬稾議革餽送內引分宜進賢二邑歲費六千金爲證語頗激切嚴世蕃萬鏜諷言者文以他事迺罷歸本仙居縣志

台州府志林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幼穎特喜吟咏爲文

蘄拔峯崒與時輩迥絕人咸異之嘉靖十五年成進士授吳縣令吳多豪右爲民患應麒下車輒收訊之會御史苟汝安按郡應麒晉謁苟端坐不爲禮應麒徑長揖出豪右乘間誣之遂被劾已而除國學博士調判泰安轉金谿令陞雲南提舉尋陞惠州府同知先是令金谿時爲鄭副使世威屬稾議革餽送坊牌等項內引分宜進賢二邑歲費六千金爲證語頗激切一時傳誦稱快而大不懌於嚴世蕃萬鏜二權貴諷言者文以他事迺奉旨罷閒應麒弱冠釋褐登朝人皆嘖嘖豔之顧以才高不能下人且嫉惡過甚凡勢燄灼天炙手可熱者必欲與之一擲以此備嘗艱危弗克展其用

廣東通志名宦林應麒台州人嘉靖中同知惠州一以守職奉公矯正世俗吏事精敏剖斷如流入贖有貧者多蠲免之嘗言訟貴速決留獄妨民吾不忍也佐郡一歲餘以母憂去

光緒仙居志宦業傳林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幼穎特喜吟咏爲文刻障洞幽脩然埃块之外年二十領嘉靖乙酉鄉薦十四年成進士授吳江令邑多豪右爲民患應麒下車輒收訊之會御史苟汝安按郡應麒晉謁苟端坐不爲禮應麒徑長揖出豪右乘閒誣之遂被劾聽勘二十一年乞改教職降授六安州判官二十七年以國子監助教調補泰安州判官明年升金谿知縣二十九

年陞雲南提舉三十年八月陞惠州府同知嘗署郡事厲精悉慮竟日聽訟剖枉伸直迎刃而解省鞭箠厚惠恤勤勸掖格愚頑藹然視民一體之意三十二年爲巡按江西御史蕭端蒙劾罷先是令金谿時爲鄭副使世威屬稾議革餽送牌坊等項內引分宜進賢二邑歲費六千金爲證語頗激切一時傳誦稱快而大不慊於嚴世蕃萬鏜二權貴故諷端蒙文以他事奉旨罷閒應麒弱冠釋褐登朝人皆嘖嘖豔之顧以才高不能下人且嫉惡過甚凡勢燄灼天炙手可熱者必欲與之一擲以此備嘗艱危弗克展其用少嘗登王陽明之門故終身推服甚至萬厤癸未卒年七十八著有介山稾略二十

介山稾略

林介山先生傳　邑後學林孫枝鳳樓撰

公諱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其先閩人唐乾符閒始祖任自長溪蓋竹徙黃巖轉遷樂安之留程橋即今斷橋也十六傳至父世謙以公貴贈國子監博士母王將誕公夢有人乘無角獸麟身牛尾突入寢室覺語贈君贈君曰麒也遂以命之公天才穎特英毅敢為膽識過人讀書多所闚覽尤喜吟咏為文刻障洞幽儵然埃块之外絕不依籬傍闖甫踰齠齔輒議論天下事大司寇容菴應公試與語答辨如響反為所挫大奇之引為忘年交南洲應方伯人倫鑑也方入庶常時以逆瑾用事引疾

家居嘗爲弟立女擇壻一妻李景山都憲按名一瀚而一以妻公年二十領嘉靖乙酉鄉薦比試禮部不利遂遊王陽明先生之門講明絕學而所造益精尋以省親旋里無何贈君卽世哀毀盡禮至十四年乙未始成進士授吳江知縣縣故多豪右爲民害公至輒收訊之故事每十年一編造黃冊審圖賦役而田歸都圖之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圖賦役冊獨以田歸戶以故豪右得買田過都遇造冊賄屬里書詭名蒙蔽有飛灑鬼寄花分派賠等弊貧民受累逃亡相踵公廉得其狀乃爲一月限集糧長書手稽田戶歲額數目視部所下京廒派單核其有免無免及曾過割入戶與否一一查對

梟冊已乃追罰漏脫而窮治其稔惡巨憝弗少貰境內肅然會巡江御史苟汝安按郡公晉謁端坐不爲禮公長揖徑出豪猾乘閒構煽苟大憾將糾公李太常甫石書致公曰少川盛怒須君躬至留都託諸同年請罪或可少解不然殆矣公答書曰少川職司監察使誠怒覩不職不能爲國家牧理其民則當竄伏待罪以謝邑之人士而彰少川之明若止以不能隨衆爲不近於禮之恭不能投隙爲悅不以道之悅而致怒焉覩實內省不疚雖以此得罪而去如值飄瓦如觸虛舟固碎首隕身萬萬無怨又奚請爲既而苟劾公人命激變世宗震怒禍且不測吏部侍郎歐陽石岡抗疏論救復移書科院

請以頸血汙地明其無罪嗣經撫按司府州縣勘問官一十八員往復查覈三十餘次先後垂及五年鉤距羅織以實公罪迄無左證當是時天下莫不直公賢歐陽而訾苟之爲人事既白題奉到部得降級調用顧公以不能骫法橫遭讒罰尚無以愜鞫人口又早失怙母年且老遂疏懇乞改授教職會徙六安州判官到任踰月遷國子監助教然益不得於讒閒公不自安復乞補外二十六年調泰安州判官其明年山東巡撫都御史彭黯巡按御史傅鎮交章薦公謂公操履清淨氣節剛方文學豈止潤身惠愛更多及物秉百折不回之志懷隨試輒效之才智識足以斷大疑力量足以當重任云云

二十八年轉金谿知縣以廉幹聞明年陞雲南提舉隨陞惠州府同知公自初試大縣爲强項令顛躓播越者十餘年至是稍稍起清操愈厲剔姦釐弊扶植窮羸教士子崇實黜華爲有用學莅任五月治行爲粵東最尋聞母訃以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星奔至五羊驛時湛甘泉先生方家居手書致弔既抵家荒迷委頓杖而後起追釋服將赴部而江西巡按御史蘇端蒙者潮州人也疑公同知惠州時曾委採其家不法事銜之久又詗公先在江西與副使鄭世威議呈減革餽送牌坊等銀是公屬稟內引進賢分宜二縣歲費六千兩爲證一時傳誦稱快而大爲二縣權貴嚴世蕃萬鏜所切齒已

而世臧無故削職擬必及公遂劾公前知金谿沽譽世
臧查盤糶穀以迎合之萬鏜時在吏部從中搆之有旨
罷公冠帶閒住公之返自惠也邑歲有倭警所過焚掠
三十五年六月倭由永嘉金溪登陸突據邑城巡撫阮
公鶚督諸道兵與郡守譚公綸合剿倭東逸追至斷橋
殲焉以故公里蹂躪最慘公既家居久又數經寇亂蓋
藏服食之具蕭然無餘不免奔走拮据而其牢騷抑鬱
不得伸之氣時抒洩於楮墨閒所著有介山稾略二十
卷鄱陽余公城來令是邑憫井閭彫弊竭力撫循民甚
感德顧以廉正與時忤被劾去公爲申愬於當事曰昔
宋韓子師守婺甚宜其民而當路乃以恣酷劾罷婺民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千百赴闕願留龍川陳公爲文以送之曰大官人所尊也齊民人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所信之情如此吾不知韓之政爲何如已至今讀之令人感歎余尹事甚相類令司風憲之臣苟用民之好惡爲好惡當必無蒙冤如韓子師者然殺人之言再至雖以曾參之賢其母不能不爲投杼余尹之賢或不及曾參而當路之愛余尹恐不能如曾參之母之愛其子也隆慶改元詔天下四三十年擯黜之吏凡不係考察及不犯私罪者許所知薦引起用而公以嫉惡太嚴又才高不能下人人遂無有爲公推轂者五年例當編審適仙令缺郡伯番禺張公廷臣委其事於臨海令周公思稷會吳大中丞悟齋

公方不得於當軸以廣東憲副罷閒歸里貽書訪公有官寺民田均為一則之說公以縣之官寺米與民米起科懸殊覆書力言不可吳公遂與周令定議官戸田三百當里長一民戸消耗甚者歸併之田去戸存者開除逃僧田別立一圖不得雜編民戸於是戸有定籍賦無重差公一紙力也公老猶倔强雖放棄繫心國是遇大利害輒與所知慷慨指陳以示可用年七十八卒按公生於正德元年丙寅正月其卒當在萬厤十一年癸未歲

孫枝論曰聞之宋張忠定自以違眾不和物號曰乖崖公之取乎介也其猶行乖崖之道與或曰以所居後山形似介字故云當世廟時權姦跋扈燄方張患得之夫

爭炙手其門公負藉甚才名意必以不得羅致之爲恨
嚮使稍爲突梯彼翼虎者非特不齮齕之將登負而騏
騰之投之所向宜乎其不齟齬難入矣顧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爵卒掣搦不復奮鮮不謂公之介實爲之嗚呼
不有介何有公夫惟確乎不易庶幾與山俱永生前顚
頷何傷乎嘗讀公感寓行路難諸詩激楚多商角音雖
所遇使然然怨悱不亂風雅之遺寧惟韓吏部利劍白
太傅大行路有嗣響哉

遺書

介山稾略三十卷

按是集刻於惠州凡文十卷詩十卷其門人金遷少

嶺濱葉蕚韡夫校梓有何維柏利賓二序隆慶時仙居

知縣趙善政重刊有序

介山稾略序何維柏撰字喬仲號古林南海人明史有傳

吾友介山林子與予同舉進士文學蔚有聲稱入仕守

正毅直不回惠加窮民威鋤豪貴動罹擠陷仆而復起

坎坷畏途垂三十年始得貳於惠其磨挫艱阻飽更老

練可謂動忍以增益之者矣今年夏聚首珠宮溫話契

闊間出三帙因悉其履歷之詳予喜攜歸越八月其門

人葉子韡夫過予問學因請曰吾師介山先生稾略金

子遷所刻而蕚校之者也願乞一言以弁之昔蘇子瞻

以才名見斥遠徙於惠所著有寓惠集忘情羈困若將

終身何其壯也及覲和陶諸作則又迥爾不類夫文根心者也積中發外不可掩也淵明學道知德榮枯得喪委運順受其言藹如非苟作者蘇子志氣凌邁而充養未完宜其不類也介山於茲陟鶴峰泛西湖歷覽羅浮之勝身親子瞻舊遊之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緬景前哲邁迹高軌宜優優乎有餘力矣予不敏尚能嗣書之嘉靖壬子十月南海古林何維柏撰

又序 利賓撰號溯千惠州人

介山林公以青年登甲科才名英望一時著稱初試吳江令即銳志以剔姦鋤强扶植窮弱爲務利害是非一無所顧因以是困困且十有八年乃爲今貳守職故其

素所醞蓄未得奮施於世及時事所觸有不勝其慷慨激烈者輒於詩若文發之是歲之夏始莅吾惠閒得讀公作於少資金子之手其詞調之清逸氣格之宏昌使人悠然於諷詠之際公風範清越氣度閎達莅惠未及數月而慈祥愷悌之休馳播遠邇清慎明決之風昭孚上下則公之所以困於前而大行於將來者自今可預期也金子裒其卷什付諸梓人屬序於予因得以識夙仰之私云爾嘉靖壬子孟秋貴州布政使參議湖干利賓序

介山詩槀序　林孫枝撰　略節

嘉慶癸酉公之後裔以修族譜來請抵公里見高門猶

屹鼎族綦縣有袖一編來者內有陳乞疏二他書牘數首文多不完至其所自述履歷本末差堪互勘詩則惟五七絕數十首而已乃爲攟摭殘賸參以軼見他說者爲傳一篇越歲友人王君協充猝投以殘書二巨帙則介山稾略也雖壞爛不可繙撿然深喜其詩俱存原序三篇亦在亟手錄之釐爲十卷至其文猶闕如也

遺詩 按詩稾十卷凡五百十七首今錄十首

大醉言懷三首錄一

憶昔童年慕奇士十二通經十五史二十賓興遊帝都
三十登朝見天子許身誤擬伊與周豈料中年罹百憂
涓埃未報坐捐棄不及狗馬甘白頭

行路難二首

白日在天難照陰青銅作鏡難照心古來怨士悲白璧至今讒口銷黃金我欲歌此曲此曲哀已深不必漸離筑不必雍門琴不必楚妃歎不必梁父吟君不見伯奇履霜申生死子胥浮革靈均沈精誠不鑒君與父他人悠悠復何怨

水中之馬陸地船雖有意氣那得前東流豈無西上魚瀨高湍急當何如古稱多財始善賈若無長袖且莫舞今人不學事干謁絕世高才誰論列

送茅鹿門吏部謫倅廣平

人皆嗟不遇爾獨早馳名豈謂無知己翻令有此行草

黄燕市路雪白廣平城慰此蕭條別鳌宮待賈生

避寇山中二首

舊說仙居僻山深好避兵那知横海寇翻傍亂峰行鳥路通夷島人家雜虜營自憐衰劣甚無計託餘生

攜家緣避地捫葛當登臨半嶺留殘照千峰澹夕陰人烟行處斷風葉坐來深隔谷聞猿嘯空懸叫闕心

舟宿獨石

萬里扁舟客三更獨石營天清風葉亂月白浪花明鴈響兼猿嘯蠻笳雜戍鉦永懷愁不寐牢落念平生

送吳悟齋司諫謫官横州

瑣郎年少最名揚若為承恩得異方雀舫更過回鴈處

鸞栖仍傍卜雞鄉山標銅柱南經盡江擁橫槎北望長
橫海伏波多往事將因懷古一沾裳
寄戚南塘總兵兼呈譚二華少司馬四首錄一
高皇一掃虜庭空成祖三犂略更雄西盡流沙深駐輦
南看北斗徧登封自誰誤國盟城下漸引胡奴入套中
新帝擬恢神武烈除凶雪恨仗羣公
流螢
入戶穿簾更點衣夜窗鐙盡轉輝輝自憐亂後琴書散
負卻殷勤拂案飛
遺文
平倭紀言序　台州府志

南昌眞山唐公初膺聖天子簡命奉符授鉞建牙吾台之明年文修武練民和將艮百廢聿振迺四月倭酋大舉分五路入寇衆以數萬計公從容指示大小將士方略凡七戰七捷俘馘八千有奇其竄死崖谷焚舟自沈者數且倍之窮寇三千將蹂仙居公偵知其狀出奇設伏盡殲之仙居封界之外四三里許由是吾邑官無遺矢亡鏃之費而民有家室胥保之懽令尹姚君某屬予紀之以賀予曰唐公勛德爛然衣被東浙即東浙官屬民士罔不卒慶將吾仙居之所以銜戴公德者尤宜百倍於他郡邑矣蓋東浙諸邑惟仙居爲最貧其被倭酋之禍亦惟仙居爲最慘壬子丙辰戊午七八年閒凡十

蹂躏焚掠虔劉城野爲墟迄今痌瘝之民朝不圖夕非藉公威稜神略萬一寇突入境何以堪命夫傷弓之禽曲木是悸涸轍之鮒勺水爲恩況今德擬肉骨雖人人像公於家而祝之猶未足罄其效感之心予言何足以紀之且民者國之命也而傳又以將爲民之司命卽往歲倭酋八九十人頃刻破仙居新壘之城而據之恣其淫毒越月逾時饜飫而後去告急請兵之檄日夜四馳而諸將無一人敢入境問倭酋聲息者況敢拒勦卒之壓軍門提兵五六萬至僅殲其虜獲脇從四三百人而倭酋故揚揚去也吾邑長貳而下僅以身免然猶不免於文法之議是豈眞其罪哉今倭酋將數百倍於往歲

萬一廹我城下非藉公威棱神略諸將覬望如昔君侯
寧不寒心茲得追於憂虞者誰之賜哉雖悉民之力建
宮宇生祠公其中礲穹碑廣趺丏鉅卿名筆樹之通衢
載頌駿烈垂示永永猶恐未足以稱君侯之意予言何
足以紀之於是姚君矍然曰然則某當何以報公予曰
聞之細人之報人也以力君子之報人也以德今君侯
精白一心奉唐公約束惟謹可謂甚敬推唐公惠養元
元之意省刑薄斂使民得力田修孝悌忠信以佐國家
之急可謂甚厚勤學與士明唐公所傳習陽明先生道
德性命之說以化導人可謂甚盛凡唐公所望於君侯
與君侯所求以報塞唐公之德者宜莫大於此矣顧空

言何賴焉請書以質之唐公何如

生郊東郭先生 介仙集略下同

皆邑晉奉違道範倏逾半紀中經從官滇南又量移嶺外並承參由惠陽奔老母之訃僅餘殘息丙辰夏杪倭夷殘破敝邑兼家鞠爲戰場養生之具罄盡坐是拮据奔走久稽修候然瞻懸之私固與日俱積也緬維門下盛德洪業日新富有而公子公孫接翩霄漢策勳揚名光昭宏緒積善餘慶固天道報施之常某何敢舉以爲賀伏念某自壬午童歲獲侍陽明先師又因南州妻伯引謁門下迄今四十餘年聽誦訓規心皆未嘗有所疑逖備遭頓挫險阻頗能不爲所困內省漠然遂自倚爲

得力每見世逐競趨功利之會得則決諮恣睢揚揚肆志不得卽忿恚熱中神銷魂喪欲然若無以自容者心竊鄙之輒復妄自較量謂眞能塵眂軒冕皆虛見也前年夏承門下教劄并墨刻雅咏附趙子道源來約某走晤會稽并同赴甘泉翁武夷之會某擬束裝追從繼詢之自越來者云門下回駕且踰半月迺止不行失此良晤悵憒悵憒茲某居田頗入閉戶觀心將種種習根冥搜曲索始覺從前祇仗口耳義諦禁縛塵情於一切拂逆境界皆以頑空意識承接過去便自認爲得力實際誑己謾人罪過難贖況年逾五十前路轉欲相逼朝未有聞夕豈可死爲此悚慄若涉淵氷且索居無足就正

雖欲激發切劘期于不負如中夜有求于幽室之中假
假何見又家廢不能遠出卒業門下奈何奈何專此陳
候并疏所疑于心者數節具如別楮伏乞備賜教策以
追終矣無聞之恥不勝願望感激之至先師年譜及同
志敘錄計當脫稾否聞之趙子謂張代巡惟進伍巡鹺
偲行皆遊翁門下得寄言託之梓行尤足風勵來學也
至望至望

上久菴黃侍郎

某方入都竊聞時事大可駭歎恐將來釀成元祐黨禍
爲國家患害不少憸夫怙勢行私忍心滅理以白爲黑
以功爲罪顛倒狂悖變亂國是至於如此凡有人心皆

懮憤懣而舊在先師門下一二讒賊顧謫訕相煽造為謗訕橫語以悅怙勢行私者之意為其口實此人雖剉屍粉骨詎足以泄萬世神人之怒哉竊嘗以犬喻之方其食腥穢盤旋主人欄楯之下伺有外客輒瞋目張口迎之聲氣俱很必搏必噬然後為快於心晾其狺狺悻悻眞若不負其主者暮夜有黠盜焉投之以胾骨餧之以餅餌彼即垂頭搖尾欣然就之拜舞馴服盜雖盡發主人蓋藏豈復顧耶雖然猶未至於反噬也此輩又誠狗彘之不若矣嗟乎先師日月也毀不毀固無傷於其明然某等皆受罔極之恩義與此輩不共戴天我公忠誠體國方為天子所重而元山西樵渭厓諸老同心同

德力足以請於天子肆此輩於市朝以少沮怙勢行私之羽翼爪牙庶於世道大有所裨也不然亦宜率諸同志之士二三百人待罪闕門決以身之去就生死為先師求盡白其心迹彰顯其功烈錄其嫡嗣世襲封爵之典配饗孔廟必得請而後已他日方可見先師於上帝左右也倘依違而不言言之而不盡使憸夫羽翼爪牙布置已成終無以自先師之幽微則將何面目以自解哉某激戇不識機宜惟門下察而教之幸甚

寄郭黃厓方伯

客冬得仰誦執事遺奠南洲先師哀詞惋切悲悵情深而思永令人感歎無已某緣衰病侵尋久稽裁謝罪媿

罪媿向所呈覽文稾不知曾入梓否先師平生刻志砥行期大有樹立表見於世迺竟以讒阻名噞位息縉紳雖往往扼腕永歎然未有肯堅然出力爲之暴白者所恃以信後惟僅遺此空文而已幸值執事以隆德重望保釐全浙且素能諒晳先師心迹行誼履歷仕止之詳力足以顯微闡幽使大章灼于後亦仰惟執事雄文鴻筆賜爲製序立傳冠于茲集之首庶幾先師得藉之以流播于不朽耳如荷俯遂不肖前後陳請之忱豈特師門九族存沒銜感凡在斯文同志莫不衣被執事光寵矣僊居黃尹廉直勁正文學政事俱優或以茲集託之刊布想當有濟也何如何如何如

台學統卷四十三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三十二、明儒別派中　姚江王氏學派中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上

明史列傳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廕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

武宗乃所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諸翰林於外引己所善者

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
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
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戶後附璁萼
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
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
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
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璁
輩深相得璁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爲楊
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
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
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十二年召

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璁深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璁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璁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璁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綰供事鋐於是再疏攻綰且掇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鋐爲璁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璁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璁及廷議並右源清

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末至而郎中詹
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
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
語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
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
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
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
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
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尙
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
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遂令有司樹

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承緒以勞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緒緒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承卒被逮緒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謚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遐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緒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緒詣行在受命緒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緒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命陳狀已而釋之緒數陳便宜請得節

制兩廣雲貴重臣遺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㐲入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尙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璁晚背璁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

姚江淵源錄黃久菴先生名綰字宗賢號久菴浙江黃巖人文毅公孔昭孫也幼穎敏能詩文偶感張橫渠論蔭襲語遂棄舉業師謝文肅鐸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讀書紫霄山中歷十餘年勤苦自勵父俌文選郎蚤世以毋命出就祖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庚午冬偕柴墟語以陽明趨向正造詣宜往受學

遂謂陽明先生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乃益奮執贄稱弟子按陽明年譜北面師事在嘉靖元年壬午距庚午十二年矣尋乞養家居幾十年嘉靖初以薦起為南京都察院經歷時議大禮世宗用何淵說欲以考入祀太廟先生特疏諫寢歷陞光祿寺少卿與修明倫大典時宰忌陽明功有奪爵之議先生力疏辨之選入翰林改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書成晉南禮部侍郎兼管操江事奉敕撫勦大同之亂計擒首惡張玉等地方以寧明年乙未知貢舉居母喪服除會安南弗靖召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使安南歷疏區處事宜以聞啟行時曾指權相賦私遂搆令閒住既歸遷居

翠屏山中布衣草履超然自足遠近學者爭赴切劘討論終日不倦陽明没時嗣子孤弱先生與同門王龍谿輩極力持護以女妻之咸稱先生事師之忠所著有四書五經原本明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行於世卒年七十有五

儒林錄黃久菴先生名綰字叔賢號久菴浙江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璁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

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還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工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曰眞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年七十有五卒

明儒學案黃綰字叔賢號久菴台之黃巖人以祖廕入

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
經歷同張璁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
疏乞休尚書席書纂脩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
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
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
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
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
行間住還家琴屛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
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
作何功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
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

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眞
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
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
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
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
中涉世故見不誠非禮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禮而反羞
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嫉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
是當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
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
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
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

義易彖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序次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韞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戸之坤先闢戸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爲列國春秋則痛埽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

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爲伏羲手筆與三聖竝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蘩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峰以傾邃葊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蔡按無錫高氏譜高材傳旣令

黃巖有向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使細民又爲艮知家言令至卽稱門生惟所頤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爲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之云云此所謂豪橫也按先生規其同門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同門皆敬信無異言未必大段放倒如是也

雜記

季本說理會編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長沙知府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綰亦與焉因論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節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旣而隱節桌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愼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

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之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明儒學案

與黃宗賢 王陽明守仁 按本集卷十論王純甫交情書在癸酉年又卷十一論學貴有源書在丙子年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眞是紅鑪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很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明儒學案云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竅者故謂之立天

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明儒學案云閒處不是源莫錯認㮣按開處如石火電光之明非燈燭之明尤非日月之明活水燈燭也江海日月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書係辛未年 王陽明 按本集卷十論去私存理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閒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

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閒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明儒學案云已見後方知難政爲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尚泛調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斷菉按明道謂連敬以直內亦不是已一刀截斷矣

與黃宗賢論出處書 丁亥

陽明文鈔十二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頽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其有甚知謀才略只是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

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須是克去己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也病臥山林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與黃宗賢論朝事書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諸公既爲此一大事而出則

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
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思田之事本亦無大
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
天下本無事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必得朝廷如
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
西樵兀崖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歎此亦皆由學術不
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
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爲一
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
師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
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耗元氣藥石

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

與黃宗賢懇辭重任書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歎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啟行

此老愼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才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閒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與黃宗賢論立朝勿求近功書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强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今又深入炎毒之鄉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决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

靜菴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既當事任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陽明文鈔入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

之而流濁猶鑑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仁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説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也某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疢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某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説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别而需予

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閒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遺書

易經原古 經義攷云未見按經義攷不分經著錄總曰經書原古入羣經類兩浙名賢錄作五經四

書原古

書經原古 此書但正其中錯簡於今文古文不加考辨見明儒學案太平縣志

詩經原古 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頌亦降爲列國見明儒學案

禮經原古 以身事世爲三重身者容貌之屬事者冠昏之屬世者朝聘之屬於經雖亂甚資取用見學案太平志

春秋原古 痛埽諸儒義例之鑿一以聖經明文爲據見學案

四書原古 見兩浙名賢錄千頃堂書目

中庸古今注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疑卽四書原古之一

廟制考義二卷 浙江通志義作議

知罪錄一卷 書成於嘉靖三年葢議當時繼統之事見天一閣書目

明道編 見浙江通志

恐負卷 見夏赤城集

思古堂筆記 見千頃堂書目

石龍奏議　雲中疏稾　邊事奏稾 並見浙江通志按太平志稱其議論賈董之流也

石龍集三十卷 按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八卷列嘉靖時太平志云緒世家子留心世務上李西

涯儲柴墟書條畫指陳皆中時弊繼從陽明甘泉二先生遊講明經學抱蘊益宏爲文自達所見絕去曲士拘牽亦不屑規左馬而襲沈謝也

久菴文選十六卷 太平志云久菴尚書遺稾數百卷以海寇殘毀散佚郡守碧石李公蒐稾選梓以代去郡守晉江張公屬黃巖令劉君順徵續成湯聘尹序

困蒙稾 皆其少作見夏亦城集

易經原古序 三台文獻十下同

易者三才之道聖人之學憂患之樞也有先天有後天先天之時以氣流行憂患尚淺後天之時以事成用憂患日深流行者以象效法成用者以象趨避先天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入者爲象變爲六十四以示人之效法非此則憂患與人道不彰效而法之其要始終於天

地觀天行健以自強不息觀地勢坤以厚德載物後天以言動制器卜筮四者爲事變爲六十四以示人之趨避非此則憂患甚大道危趨而避之其要亦始終於天地爲知崇爲禮卑崇效天以厲志卑法地以受物此先天後天之教予少學也觀其卦考其圖玩其辭繹其義昧焉無知也中涉世故乃試於世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肯而任諸己則皆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既知憤疾輕肆之不可則反而修諸己修諸己未得每遭毀謗機穽之交則多鬱鬱疑思幽憂困心若無所容其生者則進之於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然猶未也又求而進之則

見理在於我性在於我天在於我命在於我我無容窮於我無容盡於我無容樂於我無容知於我乃一而無二矣惟艮其止止於其所時止而止時行而行以觀凡象以進觀天健以進觀地厚又觀辭變象占以進觀天崇以進觀地卑然後動靜可不失其時其道可光明矣然亦不敢爲足實不知予之爲予易之爲易聖人之爲聖人衆人之爲衆人執此以往以履憂患惟健惟厚惟崇惟卑之當孳孳日見其未已然後知易之在予皆因憂患而得之學益求易有如此者今敢定之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羲易以象辭爲文王易以爻辭爲周公易以象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

嘉業堂刊

易文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横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黄帝堯舜周易之韞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錯于繫辭者則歸之文言其繫辭之錯于說卦者則歸之繫辭及凡錯者皆正之皆詳于各篇歷數十年敢以平生所得之艱難者釋其義或先儒之說有同者亦不敢廢謂之曰易經原古故綴以俟君子茲述其概云

書經原古序

古言功業之大道德之盛無過於唐虞三代言君則無

過於堯舜禹湯文武言臣則無過於臯夔稷契伊傅周
召人皆知其大矣而不知其所以大皆知其盛矣而不
知其所以盛夫不知者知爲功業而不知所以爲功業
知爲道德而不知所以爲道德夫功業由道德道德由
其學其學由於其心必知其學然後其心可得知也葢
自伏羲以來以艮止啟存心之法至堯以允執厥中示
由道之要至舜禹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安止幾康明
允執厥中之要至湯文武以欽止艮背明建中建極之
要其實皆艮止也苟得其要雖在數千載之下可見數
千載之上今予生數千載之下竊嘗妄意欲窺當時君
臣功業之大道德之盛每恨不獲生逢其時早嘗有志

寤寐景行黽勉從仕雖幸有遭命與心違歸臥窮山埽跡蓬戶乃取典謨訓誥之文反覆微言潛心歲月一旦恍然若有所啟若見言外之旨目擊其君臣雍雍濟濟咸德仰思相與揖讓於一堂之上皆有以見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載物之所不能載悠久無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順萬途賢愚萬類公私取舍皆不出其範圍於是喟然歎曰斯學既絕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於人如斯功業所以久不見於世予何汩沒抱茲俯仰耿耿不能自已乃訂其文之錯簡與篇之錯簡隨所得或因舊聞爲箋名之曰書經原古庶幾其時其義燦然可明以竢君子有求於千古者或有徵

於斯云

詩經原古序

詩合於樂古之教也夫子定樂合於詩當時在門弟子莫不知之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知之者鮮矣故後世詩分為四家而皆謂樂經已亡由此言之則世不知樂矣夫樂既不知則詩亦不知矣何哉夫詩發之情而動之志動之志而著之言言永而依之聲聲永而協之律律和而諧之音此五聲六律八音之所不廢而合於樂也何謂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何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陽各六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

草木是也以此爲樂而詩在焉周南召南文王后妃之德周召二公之化故嘗被之管茲以爲房中之樂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二雅三頌文王武王之功德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積累故嘗協之鍾鼓管籥以爲朝廷郊廟之樂用之燕饗薦之神明以志感志聲律音無不相感聲律音無不相感而氣無不融氣融情動而幽明其和以之治人所以陶鎔變化養其性情而莫知所爲者以之事神上下和應莫不孚格此詩樂之所以爲教所謂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故古先聖王教胄子之必先而移風易俗之必事其他十三國皆九州之舊域皆有古聖賢之遺教其後君非一人賢否

不一教化亦異風俗不能不變然聖賢之遺亦時有存者或賢人貞婦之不得志或里巷男子之道情或時有可感或事有當惘及夫公劉之肇基王業周公之克艱王室詩之得失皆可見也此雖可茲歌而樂不常用但用之諷志以備觀省勸懲而已故夫子特舉其籍而討論之皆因其舊去其重複正其紊亂明其善惡以爲萬世教化之本予少學之白首方知其故故敢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乃退十三國於後去其國風之名謂之列國亦因其舊也魯之有頌實僭天子禮樂夫子魯之臣子故不削使讀者自知其非今黜之於列國以明夫子之志庶幾詩樂之兩全他詩之不雜總名之曰詩

經原古以俾審音諷志之有效陶鎔孚格勸戒之有法以俟學詩學樂者之兩得也

棨按四詩實分三體有邦國者必有風有朝廷者必有雅有宗廟者必有頌此天子與諸侯其之者也是以王雖畿內而有王風非降也魯衛皆列國而衛有雅魯有頌非僭也夫子言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魯頌爲僭仍而不削何謂樂正何謂得所哉況以魯頌之十言蔽周詩之三百夫子之志蓋可知矣何謂使讀者自知其非乎今黜之於列國其能逃僭妄之罪邪

春秋原古序

春秋者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書也孟子嘗明夫子作春秋之志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則春秋史也而可為夫子經世處變歟曰史載當時天下之事夫子觀史而見其義因義而見其所載之當否其義有關於天下之故者則書而存之所謂夫子筆之也其義無關於天下之故者則削而去之所謂夫子削之也或筆或削皆觀其義因其義設以身處之以權其輕重定其是非則當時天下之事皆夫子所以經綸裁制之宜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處常易處變難君子之道本諸身原諸天是之謂王道也方周之盛也文武成康相繼在上周召畢陳相

繼在下以身奉天綏德諸侯溥善氓庶此上以道揆下
以法守是王道之行于世猶元氣之足于身而百病不
生故曰處常易也及其衰也幽厲相繼在上榮尹番桒
蹶楀相聚在下以身拂天播惡諸侯流毒氓庶此上無
道揆下無法守是王道不行于世猶元氣之不足于身
而百病交生故曰處變難也迨至春秋周室已東文武
成康之澤日微天下貿貿百餘年來幸有齊桓晉文者
出佐以管仲之輩雖志在功利猶能假王道之名以行
而謂之霸雖成周之盛不可復覩而天下生民亦賴之
以少康矣不久二霸没而復亂後雖有宋襄秦穆諸君
者欲效之而不足霸惟晉悼欲繼祖業不久而没天下

之亂迄無已時夫子懼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者而託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虛出而絕筆於西狩之獲麟其間魯史所記君人之虐臣子之逆妾婦之亂夷狄之橫可勝言而勝數哉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豈夫子之得已哉憂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學春秋者苟無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心而欲窺其門牆難矣窺其門牆尚難況欲入其閫奧乎昔董仲舒嘗誦其師說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

之罪由此言之則知夫子之作春秋蓋不堪世變之感思欲正之無可奈何故託魯史爲春秋今欲知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道而以義例之鑿觀之則非所以爲春秋矣且春秋之說莫先於三傳而三傳已不能無得失之議今家傳人誦莫先於胡氏而胡氏已不能無沿襲之弊自漢唐宋迄今凡學春秋者皆不出三傳與胡氏之範圍今甘泉湛子獨能一旦豁然以孟子所述夫子之言爲主痛埽諸儒義例之鑿可謂難矣但以周正改月凡漢儒附會典禮之類皆以爲是又以左氏盡據國史而不疑其覼誕此乃湛子瑕瑜之不可掩者予少有志于春秋頗厭義例之錯學之白首忽悟孟子與夫子

之言而有省時猶未見湛子之書今偶見之多與予合乃取湛子之書及三傳胡氏參以諸儒之說而折衷者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雖云經傳或由漢儒附會後儒曲說皆不致信必質諸眞聖人之經而後敢安此予之志也故綴此以俟有志于春秋者共云

棻按湛若水有春秋正傳三十七卷多正三傳義例之失其謂周正改月左氏盡據國史說亦甚是未可瑕疵也

禮經原古序

夫禮之作自天地來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親疏長幼朋友而禮有所錯則禮之制自人倫始矣天地之貴在人人之貴在性性有仁義禮智信故制禮者必因人性之禮錯之人倫而為之條理必合仁義智信出之然後行乎天地而成乎人倫也其行有三重焉曰身曰事曰世總三者之綱言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總三者之目言之曰冠婚喪祭曰吉凶軍賓嘉其載也有籍焉其出也有儀焉有義焉儀以言其節文義以言其理意於人以行乎三重斯須不可去造次顛沛不可違在身所以周身在事所以周事在世所以周世謂之周旋中禮瑣瑣器數不與焉拘拘刑（當作形）名不與焉屑屑玉帛祝史之云不與焉君子周此三者所

以施之家國天下莫之尚矣雍熙太和所由致也帝王代作質文損益雖或不同然於三重原於天地始於人倫者則未嘗一日有閒至周而後大備故禮莫盛於周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至孔子時其籍已不全故孔子曰吾欲觀夏禮杞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宋不足徵也吾欲觀周禮幽厲傷之吾舍魯之史官猶能存之故時曰周禮盡在於魯孔子猶獲見之故自衛反魯而討論之所謂定禮者定此籍爲經也孔子雖定之孔子無位但私藏而私傳之未及大行于世孔子歿而微言絕壞亂至于戰國上下恣横禮益爲當時所惡然孔子所定之經不待秦火秦禁先已散亡

至漢武帝之世始弛挾書之禁建收書之策禮之篇章
藏弆孔壁散乎山澤者稍稍漸出如高堂生所傳二戴
所記藝文志所載世歷唐宋至今云古禮或存者惟此
而已此外更無所謂禮者故六經殘缺惟禮爲甚予蚤
嘗有志思學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稾于篋中以俟
時追往而或出或處南北靡常皆有未暇至己亥投林
之後又以四子諸經未完蹉跎至今始獲措手葢禮之
爲經非若他經雖或錯亂其經之規模猶在尚可依據
尋繹求其意旨而訂定之至於禮則散亡日久雖有高
堂生二戴藝文志所存遺簡然已茫無頭緒不知孰爲
先王之作孰爲後世之爲孰爲洙泗之傳孰爲漢儒之

附會孰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無以辨之縱
或辨之亦不能全今但據其儀之可覿其義之可訓者
存其什一推而達之求悉貴賤之禮總以三重緝之凡
言身者以身爲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凡言世者以世
爲類所謂綱與目者亦次第其間又取朱子儀禮經傳
數篇益之以成一經之綱領總謂之曰禮經原古俾學
禮者知其源委尋其脈絡以爲三重之條理以立天下
大本以經大經以贊化育庶幾或少補於明時云

書恐負卷後　天台夏鍭撰　夏赤城集

予讀此卷見東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於宗賢雖
不同其爲說而意同蓋非聖賢遠業亦無所望於宗賢

噫世有可望如宗賢予益末之見也前輩往往以語言
意氣許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將
必不失於宗賢以予知宗賢之眞而知之也若宗賢之
自處則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懼於是益見宗賢之爲
可望也予無似無以助宗賢惟辨義利以始終差可與
宗賢道然義利之辨亦宗賢所自得嘗以爲言予亦無
以易也求其進於宗賢之義惟始終二字

題困蒙稾　天台夏鍭撰　夏赤城集

是編宗賢集少作以至於今所著凡若干篇爲一帙名
之曰困蒙稾謂予題其前予於是編尙未能悉縱悉亦
未必有助於宗賢姑書數字於首簡曰本根立者枝葉

自茂淵源出者流派自長何則大者得也世有求知宗賢之文者吾且以是應之且是編幾何而不為時文舉業以彼易此亦必有說焉宗賢之言曰學不三代是自棄其身於不學也夫自舉業興而世不復知有學則所謂學者舉業害之也推波助瀾吾尚忍為之憂時攜世實宗賢之志書以待其成且以觀世事云